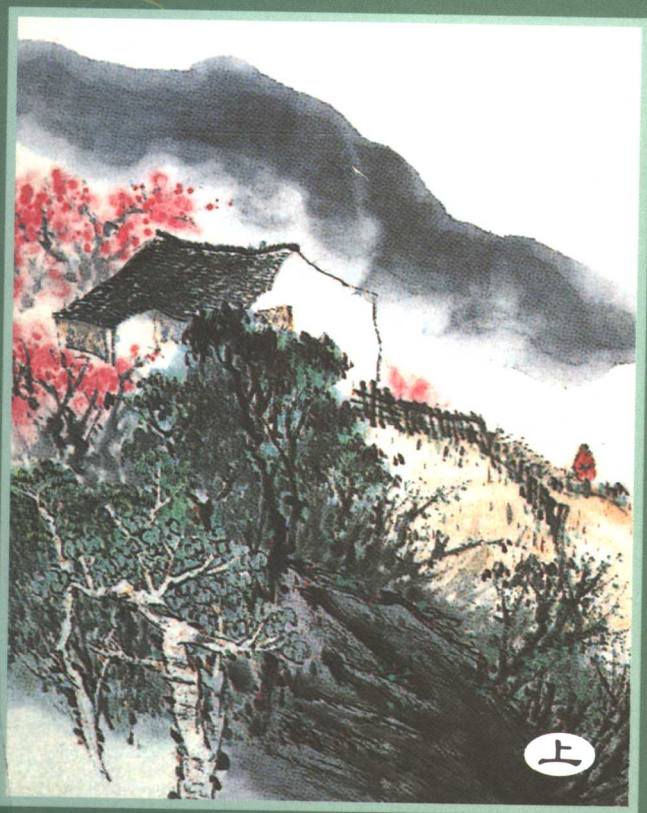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万丈豪情

独霸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霸江湖系列

万丈豪情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霸江湖/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独…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7 号

独霸江湖系列

万丈豪情 (上中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陈昕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5-0/I·084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武林中儿孙们为祖辈复仇的故事。

当时，黑白道旗鼓相当，加之众多中间派，鼎足而三。黑道领导人为独霸武林，不顾江湖道义，设伏回龙绝谷，约期决斗。白道群雄赴约中伏，死伤枕藉，陷于绝境。白道领袖玉狮杨钧，为挽危济困，保全群雄，舍身取义，血溅回龙谷。为避祸及全家，从此骨肉离散，天各一方。

其幼孙杨珀（狂狮杨玉琦）被双绝穷儒携至人兽绝迹的边荒异域埋首学艺二十载，小有所成，即奔向莽莽江湖，历练寻仇。不料仇家迷离恍惚，已销声匿迹。经无数波折，与亲朋故旧子女菁华、茜茜等携手，号称风云五剑，辗转流连江湖，又获得落魄狂生、毒无常、恨天翁、玉箫客众多宇内高手以及祖婆蓝碧玉、毒龙岛主等传艺、帮助，艺业大进，终于弄清事实真相，仍在回龙谷，除灭了罪魁祸首，仇报恨雪。

全书布局新颖，曲折有致，武打场面火红热烈，爱情缠绵悱恻，水下徒手搏击，空中暗器飞舞，斗力斗智，斗勇斗技，蔚为壮观。读来令人血脉偾张、扼腕顿足，心怦怦然而神往。

目 录

第 一 章	玄冰绝颠	(1)
第 二 章	舍身取义	(22)
第 三 章	火海死谷	(42)
第 四 章	人海飘零	(64)
第 五 章	翩翩惊鸿	(84)
第 六 章	知人知面	(106)
第 七 章	荒陵夜搏	(125)
第 八 章	亲朋故旧	(145)
第 九 章	地窟追逐	(165)
第 十 章	樊笼飞凤	(187)
第 十 一 章	悠悠往事	(207)
第 十 二 章	不测之约	(228)
第 十 三 章	临危不苟	(244)
第 十 四 章	风云五剑	(269)
第 十 五 章	倏生巨变	(290)
第 十 六 章	直冲重伏	(310)

第一章 玄冰绝顶

“孩子，今日是什么日子了。”蒲团中端坐着的老人问。语声听去阴沉冷厉，其实感情内蕴。

这是一间以巨木架成的木屋，十分宽敞，分为内外两间，内间分为两室；外厅中，中堂是书架，摆着百十部经籍，三坟五典，琳琅满目。书架前，是一张书案，文房四宝琴棋俱备。室的右侧，是以狼尾草编成的一个蒲团，上面盘坐着一个白须白发的褐衣老人。

他眼神凌厉，不怒自威，鼻直口方，脸色红润，要不是那如银长须直飘胸腹，谁也不相信他是个年登耄耋的老人。

西面，是个高大雄伟的青年人背影，正面向墙壁，数着横木上的刻痕。

横木共有十余根，粗如海碗，构成坚固的木壁，不但可防范风雨，更可防范巨兽入侵。

横木从中间那根起，排列着无数刻痕，看去整齐井然有序，长短皆有规律；但仔细分辨，却可看出异处。

每十条刻痕中，有一条略长且粗，第三百六十条，更为粗长，每三条粗长的刻痕，尾端又多出二十八条。

在最初十条特为粗长的刻痕中，乃是浑圆而深度相同的痕迹，内行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以造诣超尘拔俗的指力所划成。以后就不同了，那是以刀锋刻上去的。再往下，又是指力所划，可是深

度极浅，而且有毛边。愈往下，深度逐渐增加，毛边渐少；往下便是直追最先的刻痕：着力匀整，刻度鲜明。

青年人注视片刻，用冷冷的声音低沉地答道：“今日是十八年零八天，不久就可加上一划了。”

“加上去吧，目前已是午牌初。”老人说。

青年人伸出巨大的虎掌，伸出食指，在横木上信手向下一捺。巨木着指现痕，深有一寸，碎木粉像被挤出，飘下地面。好浑厚的指力。

青年人缓缓转身，现出了面目。一头乌黑闪亮的长发挽在顶端，一身两截玄色粗布紧身衣，肩宽膀圆，身高将及八尺，紧身衣似乎裹不住他那身怒突的肌肉，好雄壮的小伙子，端的像一头猛狮。

他长眉斜飞入鬓，有一双黑多白少神光外射的大眼睛，鼻梁直挺，齿白唇红，长圆形的脸蛋，肌肉绷得紧紧地，脸色在古铜色的光彩下，闪闪生光，令人感到在英武中而又有朴实之感。

不但他脸上是古铜色，他那双巨大的虎掌，也泛发出古铜色的光彩，证明他是在风霜雨雪中，打熬锻炼出来的筋骨，每一片肌肉，每一颗细胞，都经过了万千锤炼。

他的目光不太友好，注视着老人说：“该练剑了，老头子。”

“是的，该练剑了。”老人阴沉地答。缓缓起身，在蒲团下摸出两把木剑，“唰”一声掷一把给青年人。

青年人对来势如电，罡风凛凛的射来木剑，不在乎地伸两指一夹，岂知木剑来势奇猛，中含无穷潜力，他虽则夹住了，但身形一踉跄，被震退了三步。

“记住：任何时候，皆须小心在意，也许我杀机倏现，随时会取你的性命。”老人冷厉地说完，举步出屋。

“我随时等着，随时接受挑衅；但愿你的杀机突现，我也可放手一拼。”青年人冷然回答，尾随老人出室。

出到室外，一阵奇劲的罡风，卷带着雪花飞舞而来，将两人的身影罩在朦胧雪光之中。

四周，是白茫茫的银色世界，雪已停了，但彤云密布，罡风凛冽，狂风过处，刮起地面的积雪，漫天飞舞着如银如絮，声势骇人。

木屋在山麓一处山嘴下，俯瞰着西南一片广大辽阔的平原，更远处天宇之下，仍可隐约地看到银色的山脉。

屋后，自北至东，白皑皑的奇峰绵亘不断，沉静死寂，被冰雪封住了，一座座高耸的峰头，全没入彤云之中。那些兀立的无尽山峰之下，树林全成了白色，被雪整个覆盖住了，凝结了的冰柱，直与地面结连在一块儿。

在这冰雪封了的大地上，人兽绝迹，惟一的生物，就是这俩老小。

木屋外，是一片略向西南倾斜的三亩大广场，雪厚达三尺，还不算下面已被冰封的厚度。

这儿，是边荒异域的阴山绝域；西南，是莽莽荒原，胡人的天下。南距黄河足有三百里。

那时，大明的势力范围，仅包括边墙（万里长城）以北百里之内，而这一地段，鞑靼人新兴起的土默特酋长俺答，在阴山之南黄河之北，兴风作浪，想突破长城南下牧马，边关一夕数惊，所以情势十分紧张险恶。

冰封大地，烽烟暂歇，在如银世界、酷寒的恶劣气候中，除了自求生存度过寒季外，别无他事可为。

老少两人踱至冰原中，上下分立。偌冷的天气，他们的薄薄单衣怎能耐寒？委实叫人替他俩担心。

不用担心，他们已无视于彻骨奇寒，身上而且还腾起袅袅轻雾，不久轻雾又凝结成冰珠缓缓落下。

老人站在上首，木剑斜指，剑诀左引，说：“进招！小心我削掉

你一支胳膊。”

小伙子屹立如山，木剑尖徐徐下降，冷冰冰地说道：“没那么容易，丢胳膊的也许是你。你那一招‘孕化万机’，我已有破解之法，哼！你小心了。”

语音一落，他身剑合一倏然疾进，猛然前扑。

老人直待人剑近身，突然向右侧迈进两步，木剑破空锐啸，化成一道褐色光环，中有百十道剑影，四面猛射盘舞，向少年人攻到。

少年人一剑走空，猛地右腿微撤，身形左旋，冷哼一声，横剑上托，“嗤”一声随肘一带，木剑斜飞而出，觑破好机楔入对方剑影下端，再向上吐，人亦身随剑走转过身来。

“得”一声脆响，人影在急如星火中倏分倏现，各自飞飘丈外，两人举剑遥遥相对，屹立如同化石。

片刻，老人用冷冰冰的语音说道：“这一招你破解得很好，可是失之于灵巧，你该将剑尖外撇，准可在我的左胯骨下开一条血槽。”

“哼！那致不了你的死命，我不屑用撇字诀。”少年人也用冷酷的声音答。

“呸！蠢材！你错了。双方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假使能令对方先负轻创，必令其震慑，心胆俱寒，尔后可主宰全局。每一剑皆想击中要害，那是荒谬无知的下乘剑术，下次你非改不可。”

少年人默然颌首，没做声。

“进招！”老人沉声喝。

少年人沉叱一声，急进猛扑，万千剑影飞腾，凶猛地放手抢攻；但见双剑难分，人影依稀，罡风激荡，雪花飞扬。好一场狠斗。

半盏茶时分，再次发生双剑交错的声响，人影又分。两人相距丈外，举剑相对。老人一字一吐地说：“你的功候已登堂入室，不枉我十八年来的心力。可是你虽然能训练到与我相等，亦仅能取我的地位而代之，仍算不得宇内高手，天下仍难以闯荡。”

少年人冷冷地说道：“你该放我下山回到中原了吧？”

“还早，你必须胜我一筹，方能离开阴山，不然你只有埋骨于此。”

“你到底是何居心？带我到这鬼地方来凌虐了十八年。哼！你要不将我的身世说出，你总有一天被我挫骨扬灰。”

“居心目前让你猜，反正对你我是憎恨入骨。我要让你练好绝学，再折磨你作为消遣。走！该练内功了。”

“不！今天我要下山。”

“放屁！早着哩！”

“拿来！”少年人伸出手掌，厉声说。

“什么？”

“解药。老鬼，你给是不给？”少年人沉声问。

“你做梦。”老人冷笑说。

“你已无奈我何，我年轻力壮，我要缠死你。”少年人一面说，一面徐徐举剑欺近。

“又大言了，畜生！你虽年轻力壮，而且灵慧绝伦，能自创绝学，可是在浑厚的‘死寂潜能气功’一击之下，绝难侥幸，不信你且试试。”

少年人大喝一声，挺剑猛扑。

老头子冷然一笑，剑向右一引，一掌推出。

少年人也在这一刹那间，同时拍出一掌。

两人的掌上潜劲一涌，并无掌风发出，亦无劲气迸射之音浪，看去一无异处。

但奇事发生了，两人身前的雪花突然向外激射，中间现出一个尺大雪沟深有尺余。

老头子双足陷入雪中，深达胫骨。少年人脸上泛青，“登登登”连退五步，雪地上现出五个尺深足印，向后带出两条深沟。

“哼！早着哩。”老头子阴森森地说。

“我不出一年，就可赶上你了，你别得意。”少年人说，并将木剑掷还。

老人接过木剑道：“一年后即使你将与我不伯仲，仍是三流武林高手。”

少年人大踏步转身，推开木门进入木屋。

老人向他背影投过一瞥喜悦的目光，随又泛起了奇怪的空虚神色，叹口气推门进入室内。

少年人取过书架上一尊古玉瓶和一只茶杯，倒满一杯淡黄色的液体，回身向老人说：“瓶里慢性腐髓汁快告罄了，我多喝些亦无不可。”

“管你喝多少皆与我无关，反正你必须喝下，那一天时辰到了，我会给你解药，咱们可放手一决生死。”

少年一口喝干杯中毒汁，便在另一个蒲团上坐下，吁出一口气，即闭目垂帘运气行功。片刻，他身上腾起阵阵轻雾，身畔气流轻嘘发声，他已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老人自去书案后坐好，拿出一个酒葫芦儿，就葫芦嘴咕噜起来，室中酒香扑鼻，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一面喝酒一面轻吟：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光腥。山僧不知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他将酒葫芦放下道：“好诗！可浮一白，好磅礴的口气，谁说咱们的第一个皇帝只配称草莽英雄？凭这首诗，足可与汉高祖的大风歌媲美。”

这首诗，是明太祖初渡江时，潜行至太平府不惹庵投宿，寺僧一再询问他的来历，他索笔砚题下了这首诗。后来太祖登极，听说诗已失踪，大怒之下，把不惹庵的和尚捉到京城，要砍下他们的秃脑袋。

当时，当家老和尚早已涅槃；在众多的僧人中，有一个聪明的和尚，善解人意，似乎已摸清太祖的自大狂性格，便说：“亡师坐化之时，曾留下一偈。”

太祖问：“偈上怎说？”

和尚泰然自若，念道：

“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深恐鬼神愁；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

这是说，寺僧是在不得已中洗掉了圣迹。这一记马屁拍对了，所有的和尚都保全了首级。

这首诗，不知何时被老人抄入集中了。后人也将这两首诗，载入了《龙兴记》中。

老人摇头晃脑，一面喝酒一面吟哦。半个时辰之后，他看见少年人已行功完毕，刚睁开双目，正待站起的瞬间，突然一张嘴，一股酒箭闪电似射出，直冲少年后心。

少年人向前一俯，身后像长了眼睛一般，再向右一窜。

可是他仍慢了半分，酒箭扫中左臀，只打得他向前一栽，几乎撞上了木门。老头子冷冷地说道：“没用的东西！记住：任何时间，你都有性命之忧。”

“哼！我记住了。”少年人转头气呼呼地说。

老人取出一本书，劈面扔给他说：“这是太公阴符，好好地读，下午，给我背诵出来，如有疑义思而后问。”

少年人接过书，上身略晃，可见来书的力道也是不小，随时皆得谨慎留意。

冰雪溶解了，冬去春来。除了插天奇峰冰雪永不解溶以外，山下已罩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林木欣欣向荣，荒原中狼尾草在壮实地蔓延扩展。

整个春夏雨季中，荒原上偶或出现一些战马，近山麓一带，却经常可以看到牛马和蒙古人的踪迹。那是好战的土默特部，但已极少看到剽悍的青年，他们已逐渐移向阴山近东的一面，不时仍向大同一带骚扰。

这一年中，老少两人仍像生死对头般，加紧地仇视和决斗，无休无止。少年人在剑术轻功拳掌方面，论招法则占尽优势，深奥的奇招时现，已参悟了上乘剑道神髓。可是老人的进境也不弱，少年人始终败在他那神奇深厚的掌劲之下。

秋去冬来，又是大雪纷飞的时候了。

这天，一老一小拼斗了半个时辰，在休息之时，老人用木剑向东北那三座插天奇峰遥指，用低沉的声音徐徐说道：“瞧那儿，就是阴山玄冰峰。”

“我早知道了。”少年人也沉声说。

“目下冰封路径，玄冰峰上更是任何生物亦难幸存之地。但是，你必须往那里走上一趟。”

“假使我不去呢？”

“你非去不可。别忘了，你的性命在我手中，任何抗违之举，皆可耽误你的性命，没有你反抗的余地。”

“我相信定能致你死命，夺取你囊中的解药。”

“我也相信你能办到，可是你已迟了一年；要不然，我也不会要你上玄冰峰。”

“为什么？”少年变色地问。

“安静些，你泄露了心中的惧念，要不得，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记住：任何时地，即使已至死亡之顷刻，亦不可泄露你内心的秘密。”老人声色俱厉地教训他。

“你最好少管。”少年人激动倏止，冷然说。

老人双目神光一闪，正色道：“十九年来，你服下老夫的天下奇毒腐髓汁，至今毒汁已侵入骨髓之内，虽大罗金仙亦无法将毒化去或者排出体外，老夫的解药亦是枉然。”

“既然如此，今天不是你就是我。使我不解的是，你因何要如此待我？在咱们必有一人溅血之时，你何不直说？”少年人一面说，一面沉着地徐徐举剑。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但不是现在。少安毋躁，听我下文。”老头子泰然往下说。

“看你能胡说什么。”少年的剑缓缓下垂。

“世上惟有一种玄门至宝可解此毒，就是万载玄参。据老夫所知，玄冰峰上就恰巧生有一株。你如果想珍惜性命，知道你的身世和老夫何以凌虐你十九年之缘故，必须取得那株万载玄参。”

“是取给你交换这些秘密吗？”

“非也，找到万载玄参，你必须在那儿吞下。”

少年的眼中，泛上了迷惘的神色，深深凝注老人一眼，用困惑的口吻问道：“你这倒教我困惑了，为什么？那万载玄参乃是玄门成道至宝，你为何不要？”

“别问那么多。”老人暴躁地说。片刻又道：“这可使你保全性命，且可功力骤增，方配与老夫的八十年修为一拼。”

“理由太过牵强，令人难信。”

“信不信在你。从明日起，你必须启程前往，给你的期限是一月，一月后要是赶不回来，你即将毒发埋骨冰原之中，就看你是否找到万载玄参了。”

“明天就启程吗？”

“是的，明天就走，过了春正，万载玄参即隐入玄冰之下，你得再等一年。也许那时，你的骸骨已经成了冰尸了。”

“我是非去不可了？”

“正是，非去不可。那万载玄参生长在中峰顶颠，那儿有一个天眼，很不易找，因天眼已被万载冰雪所掩。找到后，立即吞下，并挖冰洞躲在洞内行功半个时辰。”

“还有什么交代？”

“明天再说。”

翌日，大风雪漫天狂舞，天地一色，白茫茫奇寒刻骨，罡风裂肌。木屋前，老人神色木然向东北眺望。青年身背小包裹，斜背长剑，在老人身前站定，神色奇冷。

老人递给他一个小布卷说：“这里面是三颗六阳大乘补天丸，不但可以祛寒，而且壮阳补身固元培本。三十年前，恨天翁伊老怪物和我打赌，考问老夫经籍，输给我五丸，今将此至宝赐你。记住，非万不得已到了饥寒交迫的生死关头，不可暴殄天物。”

青年人眼中又透出迷惑之光。这些年来，老人死死逼他练功，一点不对立时拳脚交加，语侵如刀，似乎所有的恨意全在他身上发泄。可是在那近乎严苛的凌厉神色中，却又隐约地透露出强烈的爱护之情。这矛盾的情愫，青年人确是感觉到了，弄不清其理安在，也是他不愿暗中下手袭击老人的内在原因。

而今天，老人竟将宇内武林至宝六阳大乘补天丸慨然相赠，这岂是生死仇讎之人所能办到的？

老人不等他思索，忙往下说道：“为你的生命，好好地珍惜你自己。记住：万载玄参决定你的生死，你非得到它不可；而且……记住：坚忍不拔，不屈不挠，事必可成，你去吧！愿你一月后平安归来。”说完，他缓缓转身。

青年心中一震，十九年来，他从没听过老人这种充满真诚和爱心的言语，不禁感上心头，颤声道：“老伯，我明白了，你老人家一直瞒住……”

“住口！”老人突然转身，声色俱厉地喝止他，往下说道：“当你